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1卷第1期  
(总第1期)  
2003年11月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阎凤桥；

本期执行主编：岳昌君

## 社会学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 教育管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郭建如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 内容简介：

本文剖析了目前教育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教育管理作为应用学科，应当明确其相应的基础学科，打通从基础学科到应用学科的沟通渠道，用基础学科的学术规范要求延伸到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分支学科，以此来解决教育管理学在目前的发展中所面临的学术定位不准、学术规范难以建立、研究难以深入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社会学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问题，认为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它在方法和理论方面的优势使它能够与经济学一样成为教育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文章还进一步从课程设置、学生培养等角度探讨了将社会学作为教育管理研究方向的基础学科的操作性问题。

## 社会学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教育管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郭建如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 一、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 1、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本次会议所列出的题目上看就包括了教育经济、教育政策、教育行政、教育立法和学校管理等分支领域。比较起来，有一些分支学科是可以找到一些基础性学科作为其理论和方法的源泉，也可以说一些分支学科是从这些基础学科中发展出来的，是这些基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管理的分支领域中的应用。这些分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以相应的基础学科的规范作为参照，引导和约束其发展，如教育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教育法学和教育行政学是建立在法学和行政学等基础性学科上。但是，有些具体的领域，如教育组织、教育体制和制度、教育政策的研究，就很难找到相应的基础学科作为它们理论和方法的根源与依靠。

因此，在对教育组织、制度和政策领域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

#### (1) 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出现了两种趋向，一个趋向就是简单的归纳概括。这些主要是从事教育实践的人员，他们对教育管理的经验非常丰富，对事实的感知和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缺乏比较好的学术训练，但又想在理论上有些提升，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就显得干巴巴的，举不出很好的例子，还把现象搞得支离破碎，破坏了现象的整体性。不追求理论提升的研究者，又常常停留在就现象而论现象的层次上，不能把现象背后所深藏的东西给挖掘出来。另一个趋向就是只停留在思辨的层次上。这种现象在专门的研究人员中是相当普遍的。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对教育管理科学‘九五’规划期间取得的进展的调研报告中，基础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执笔人都有这样的共同感受，认为思辨性的研究太多。基础管理方向的执笔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以思辨性为主”<sup>1</sup>。教育经济与管理的执笔人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是“从研究方面看，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思辨、轻实证的现象，有不少研究

<sup>1</sup> 陈玉琨等人，“教育管理”，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要点和课题指南》，2001年。

停留在思辨层次,因为没有调查研究,所以研究结论缺少针对性和说服力,做不到有的放矢”<sup>2</sup>。研究人员存在着“坐而论道”的现象。细致地分析这个“道”,又可以发现这个“道”是非常笼统的,有的时候是不着边际,很难被验证的。

这两种现象在教育管理领域的普遍存在说明了现状的严重性,这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初期普遍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整体上来讲,社会科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对于我国的研究人员来说还存在着一个消化的问题。

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理论要从实际中来,并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在从事实证研究的时候,又能有理论上的回应。学术论文真正能够做到“上勾下连”或者是“顶天立地”。上面联系着理论的发展脉络,在理论的发展中对自己进行定位;下面要脚踏实地,要用实践中得来的材料来验证自己提出的假设。这样一来才能不做重复性的劳动。因为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走的,同时,实证材料也蕴涵着非常强的理论意义,是以前的文献中所没有的,或者是蕴涵的意义是前人没有揭示出来的。这样的文章写出来,不但作者在学术上有进展,而且也是对整个学术理论的贡献。如果每一个研究者都能这样做,这个学科就可以不断地有所积累,研究就能够不断地深入下去,就不会导致“在同一层次上同一水平的重复研究数量偏多。……当我们对有关刊物进行检索时,相同或相近的标题往往可以找到一批,这些论文在观点方面也常常大同小异”<sup>3</sup>的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研究者没有受到很好的科学训练,没有养成良好的科学意识,正因为如此,学术上的积累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科学尽管分支学科很多,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些分支学科中还是有一些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共享方法,比如实证的方法可能是共同的方法。实证的方法要求进行实地的调查,收集材料,来验证假设或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尽管在模型建立上,有的学科非常严格,比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数学模型上,有的学科并不那么严格,如社会学和政治学,它们所处理的现象有时候也很难量化、模型化,但是实证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要求遵循一定的科学程序。

除了严格的定量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定性的研究方法。定性的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思辨的方法,采用定性的方法去进行研究,也有严格的程序上的要求、

<sup>2</sup> 闵维方,“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要点和课题指南》,2001年。

<sup>3</sup> 陈玉琨等人,“教育管理”,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要点和课题指南》,2001年。

也有写作上的规范。我接触到一些学教育管理的研究生,发现一些学生可能觉得自己的统计功底不够好,对定量研究有畏难情绪,希望用定性的方法去做研究,他们也懂得收集一些例证,但写出来的论文常常是大而空,虽然说是用定性的方法,甚至说是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却不懂得个案研究的具体含义,把举个例子就当成了个案研究。论文的题目追求大、追求全的情况非常突出,不懂得“以小见到”和“四两拨千斤”的技巧,费了很大的工夫,结果做出了一个漏洞百出的论文,学位论文在这方面尤其严重。

## 2、理论定位和理论积累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上。教育管理理论从何而来,是有独立的一套理论体系呢,还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对组织、制度和政策,有不少基础学科做了些研究,从中得出的理论是可以运用到组织的研究上去,运用到制度的研究上去,应用到政策的研究上去。但是在采用的时候因为不太注意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思想流变,变成了在教育领域中的简单套用。教给学生的时候,学生就不知道这些理论的来源如何,也不知道这些理论是联系着一大套的相关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学科的形象力的。他们在使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就用得很不好。

仍然以研究生的论文来说,现在关于学校中弱势群体的研究比较多,有的学生做的是试读生的研究,有的学生做的是走读生,还有的做的是一些学困生或问题生的学习与生活适应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同组织的问题、同学校的相关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些学生在做研究的时候,只学会了定性研究中的倾听技术,仅仅是记录了几个学生的经历和他们的心理的感受,就算做了研究,没有把这些学生放在与其他学生群体,学校中的相关组织和制度以及组织和制度的代言人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同学校的组织和制度紧密相连,但是因为在这些研究中,对于这些制度根本没有触及,本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群体的现象,结果就成了仅仅是几个学生的不适应和情绪倾诉而已。

## 3、国外商学院的发展模式及教育经济发展的启示:

有的人认为教育管理实际上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可以把管理学作为它的基础性的学科,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也是有误解的,管理学并不能够算真正的基础性学科。管理科学本身也是建立在多门学科基础上的应用性的学科。在国外的商学院里,从事于管理学研究的教师其学术背景往往是经济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商学院鼓励这些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经常回到原来学科的共同体上,鼓励他们在原来学科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因为商学院所看重的正是这些学科的学术背景,能否在原来的学术形成的共同体获得学术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只有这些同一学科背景的人员才能够评判商学院的教授的研究水平。

在这个方面,商学院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教育管理的分支学科也需要找到相应的基础学科;而在教育管理领域,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以北大教育学院的情况来看,教育经济学的方向上的老师受到了很好的经济学方面的训练,教育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学科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则是经济学的。教育经济学发展的成果就可能为教育组织、制度和政策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的意义。

4、教育管理的分支学科需要找到相应的基础学科,并且需要自己去开拓从基础学科向应用学科发展的渠道

在目前,在组织、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上,一些基础性学科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突出的成果。教育管理领域中组织、制度和政策的研究,如果不能与基础学科很好的沟通的话,就很难摆脱目前的发展困境。

但是,依靠基础性学科向教育管理领域自然的延伸是不够的,也是等不及的。因为,中国的基础性学科也需要很大的发展,教育管理领域在这些基础性的学科中还不处在主要的位置上,如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社会学关注的则是社会分层、社会组织与制度等问题。这些基础学科还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关注教育问题。因此,教育管理领域中的研究人员必须从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发展出相应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来。下面,我想集中地论述社会学作为组织、制度和政策研究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可能性。

二、社会学作为教育管理学科的基础学科的可能性:

1、社会学目前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是被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学科来看待的,相应的一些学科,如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工作和教育学被作为应用性的学科来看待。基础学科应该能够为应用性的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经济学作为教育管理领域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而且发展了相当兴盛的一个分支,也就是教育经济。在北大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这个方向开设了比较齐全的课程,有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教育投资选择、教育与经济发展、教育经济与财政专题等课程,这个方向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承担了许多重大的课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系里也鼓励学生到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听课,补充一些基础性的知识,接受一些基本训练。

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社会学也可以作为教育管理的一门基础学科。长期以来,社会学在教育中的影响似乎仅仅停留在作为一门学生选修课的教育社会学上,教授教育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没有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国内出版的一些教育社会学教材,除了近些年少数几本优秀的教材渐渐地多了一些社会学的味道,能够

达到或接近社会学专业的水平之外,大量的教育社会学教材实际上没有社会学的味道,反映不出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视角,不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些书籍实际上是在谈一些与传统教育学不一样的,但又不属于社会学的东西,似乎是四不像的东西没法归类了就归在教育社会学的项目下。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学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影响力。

## 2、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在教育管理研究中的潜力

鉴于上述状况,把社会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从作为一门课程的教育社会学中摆脱出来,全面地系统地看待社会学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社会学能够作为教育管理方向的基础性学科的理由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方法,另一个是它的理论。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与定性的方法两种,这两种研究方法虽然在每一个学科中都有,不过,不同的学科所倾向于使用或者说擅长使用的方法并不都是一样的。相对来讲,经济学的方法受数学模型影响很大,凡是做不了数学模型的,或者是不能进行模型化的资料,经济学就很难处理。人类学的方法更多的是进行田野调查,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尤其以民族志的“深描”的功夫而著称。而社会学兼备了这两者的特点,既重视统计的方法,同时又能够吸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技术。而且社会学在发展定性的研究方法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长期的训练,从调查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些是可以提供给其他学科的。

教育学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看作是实证科学,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教育实践,特别是教育管理的实践,其历史并不很长。教育研究中的“科学性”也只是在近些年才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以北大教育学院为例,北大教育学院是提供研究生教育的学院,硕士研究生进入学院第一个学年主要是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强化训练。在这两种方法的讲授过程中,普遍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定性的研究方法如此,定量的方法虽然多来自于经济计量学,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技术。

经济学与社会学相比,在资料的收集上还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学更强调第二手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这并不否认说经济学也能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相对来说,社会学长期以来倾向于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目前,在教育经济的研究中,比如农村税费改革的问题,也倾向于做个案,去收集和分析第一手的资料,社会学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就可以体现出来。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学对于个案研究方法很擅长,尤其重视运行机制的分析,这一点对于教育管理的研究中来说是尤其重要的。教育组织、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研究,与教育经济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相同,尤其需要从案例研究做

起,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进行。因为案例研究更能揭示出事物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别之处。

另外,社会学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发展出了不少的理论。教育的组织是社会组织或者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制度是社会制度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制度,教育的政策是社会政策或者是一种社会政策。因此,社会学领域中的组织、制度和政策的一些模型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去。

以组织理论来看,社会学不但对正式组织,就是对于非正式组织也有着大量的研究。对于组织内部的研究或者是对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也是很丰富的。这些年来,国外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很兴盛,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学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制度主义的研究取向。国内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并把它应用到民办学校的教育上,用制度主义理论解释了民办学校在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上与公办学校相似的现象。

教育政策的研究也有这样的问题。教育政策往往涉及到社会阶层、民族和性别等等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教育政策在企图调整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时候,也受到了这些群体之间的互动的影晌。而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正是社会学所擅长的地方。从社会学史上来看,社会学已经对这些群体做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相关的资料。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教育政策的制定也往往有社会学家参与。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曾经完成过一些重要教育政策方面的报告,如美国的科尔曼、詹克斯、贝尔,德国的达伦道夫等人。

总的来说,社会学是可以成为教育管理方向的一门基础性的学科。社会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是可以引入教育管理领域中的,但这需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进行系统的整理。

### 三、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管理学科的基础性学科的一些可行的做法:

要把社会学变成教育管理学科的一门基础性学科,首先就必须比较系统和全面地了解社会学,必须从原来的教育社会学的路子中跳出来,在各个方面探讨社会学与教育管理科学的接轨之处。

第二,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可以开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课程。在这方面,北大教育学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设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并尽量使这些课程之间在知识上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比较连贯的整体。目前开设并计划开设的课程有教育社会学概论、组织原理与高等学校管理、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政策、“教育组织、制度与政策分析专题”等,在课程内容的设计方面,我们想一方面兼顾到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想特别地突出一下社会学的色彩,系统地整理社会学对于组织、制度和政策的相关研究,以便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来,在课程讲授

过程中尽可能地在这两个取向之间展开对话。

第三,鼓励学生去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等基础性的学科。虽然从社会学中演化出了几门与教育管理有关的课程,但是不能让学生对社会学的了解停留在这几门课程上,仍要鼓励学生到社会学系选修一些基础性的课程。

第四,学习国外商学院的经验,打破门户之见,使得在教育管理方面,出现一个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很好合作的气氛。这一点在第三点谈课程设计时也提到了。本文强调社会学的基础性的作用,但不能认为在教育管理方面,仅仅有社会学就够了,这远远不够,而且一定要认识到单一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的严重局限性。实际上,目前在基础性学科中交叉渗透是很强的。在组织、制度、政策领域,经济学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强调社会学的取向不是要用社会学来取代经济学,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补充与合作,共同来推动对教育组织、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研究。事实上,一个研究者,即便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忽视了经济学的研究成就,不注意与经济学的研究展开对话,他的研究也是很难取得进展的。

第五,在教育管理领域,既要强调各学科的合作,也要强调各学科的独立性。合作并不是要抹掉这些学者不同的学科背景,应当鼓励他们仍然以原来的学科规范、以原来学科的学术标准要求他们,鉴定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教育管理领域出现既合作又独立,出现一个真正互相促进的局面。

注:

本文是提交2002年全国教育管理首届理论研究研讨会文章,这里略微有所修正。

(责任编辑 侯龙龙)